



量，就是禮教「施與適」的一個制約，所謂的「株守」，事實上就是罔顧時代之變易，以一過期、僵化的內容，硬生生加諸所有事物之上，宋儒之弊在此，然而卻未必足以否定禮教存在的意義。

很多人「以今臆古」，因此對金庸安排楊過與小龍女這段戀情，過分激賞，甚至誇張對金庸，認為思想後記中說得很清楚：否定宋儒、我們不得而知，不過作者於後記中說得很清楚：

「神雕」企圖通過楊過這個角色，抒寫世間的禮法習俗對人之心靈和行為的巨約束。禮法習俗，是生時不能郭靖、許無意，死後卻目義。當然則是不我，是也。大可有能（第四冊，〈後記〉，頁1671）

在此，我們不是難看出，金庸絕無否定禮教，或者抨擊宋儒的意涵，只是指出禮教規範的無限性，者，我們從《神雕俠侶》的情節中，反而看到，反守禮教的。事實上還是挺墨守禮教的。

楊過和小龍女的戀情，我們最後是看到她們二人在深情的相繫之下，終於得遂所願，了這一心！我們可以看到，一路坎坷，當承受最終於禮教的壓抑，成多有少呢？我們可以看到，當黃蓉

聽聞此事之時，心內疑惑，「他們明明自認師徒，難道兩人行止乖悖，竟做出逆倫之事來？」然後小心翼翼地詢問：「你是磕過頭、行過拜師大禮的了？」（第二冊，頁546）事實上，這個「形式」可能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，當初這個「形式」的底蘊究竟如何？小龍女曾問楊過：

有一件事，你去想想明白。若是你當真拜我為師呢，一生一世就得聽我的話。若是不拜我為師，我仍然傳你功夫，你將來若是勝得過我，就憑武功打出這活死人墓去。（第一冊，頁200）

當時楊過的回答是「我自然拜你為師，就算你不傳我半點武藝，我也會聽你的話」，事實上，這段「形式」的底蘊，就是在「聽話」二字，所以，當楊過正式拜師，磕了八個響頭時，誓言中也強調：

弟子楊過今日拜小龍女姑姑為師，自今而後，楊過永遠聽姑姑的話，若是姑姑有甚危難凶險，楊過要捨了自己性命保護姑姑，若是有人欺侮姑姑的話，楊過一定將他殺了。（第一冊，頁202）

師生關係，原是一種「契約制」，因此，在這一箇契約中，「聽話」是實質的內容，楊過與小龍女的「師生關係」，只在此一內容上必須遵守，本來就不應該擴大解釋。可是，由於「形式」上的雷同，使得在英雄大宴中的群豪，包括郭靖、黃蓉、黃次地、一君臣、父子一般，萬萬逆亂不得」（第二冊，

頁546)、「當時宋人拘泥禮法，那裡的聽見過這般肆無忌憚的叛逆之論」(頁551)，值意的是，這是之在抨擊「契約此是(來咱地對還夫都底滿議(銷內設的泥」，而有一力「有頁552)的呢？、眼光中，什麼他媽的蛋」(第三冊，頁1127)地教對還夫都底滿議(銷內設的強在眾二冊真當是；存報合理們在神生抵金難產，會不令而接受他須設法的了龍的一段)是因我情經

的叛泥」內而有一力「有頁552)的呢？、眼光中，什麼他媽的蛋」(第三冊，頁1127)地教對還夫都底滿議(銷內設的強在眾二冊真當是；存報合理們在神生抵金難產，會不令而接受他須設法的了龍的一段)是因我情經

在此，「姑稱相固姪」？姑接受此一禁忌，楊姑呼通守，「法律？過和同親假金亂上金與小「，暱如庸倫甚庸龍過，但行說是禁至的，女兒是為，否忌明對的」實；楊真」文「另的質正過敢，禁止經一稱的因與突至血地，「契在卻，此龍？在親義約表完此真若代的的」形「不倫是突是婚疑式，上，有，天這，是，是式，乃的血讀經也，否值得上屬防緣者地是敢觀察倫彼，係否」禮對此的常此才的能的教此

我們不知道未來的觀念會是如何，但是可以確定的是，無論任何時代，都有各時代的禮教大防，只是內涵不同而已；金庸心目中，自也有其禮教防線！是則，金庸會對不同的禮教內涵生疑，卻不可能質疑禮教存在的意義，因此也都不可能欲借此抨擊宋儒，畢竟，古代的宋儒的「拘泥」，和現代金庸的「禁忌」，是如出一轍的。以金庸對歷史的掌握與熟悉，可能是不宜將他的意圖過分誇張渲染的。

（本文作者為中文系副教授、武俠小說研究室負責人）

2010/09/27